

龍頭「乾塘」停產倒閉 中小企難轉型升級

浙江服裝產業

乍暖還寒



■溫州服裝發展大廈由徐雲旭(右圖)主導創建。



■紡織服裝業是浙江的支柱產業，佔該省出口總量的三成、全國紡織品出口的五分之一。



紡織服裝業是浙江的支柱產業，佔該省出口總量的三成、全國紡織品出口的五分之一，但是，接連出現的國際貿易難題和企業資金鏈困局，令不少浙江服飾企業或被迫停產甚至主動選擇退出，當中還不乏服裝服飾行業的龍頭企業。據杭州海關統計，今年1月至5

月，浙江出口紡織服裝1,582.1億元（人民幣，下同），較上年同期增長4.9%；其中，出口服裝及衣着附件675.7億元，僅增長1.1%。有分析人士指出，自年初以來，浙江紡織服裝的出口雖有輕微回暖，可是中小企轉型升級困難仍令人堪憂。 ■白林森 浙江報道

溫州服裝金花 徐雲旭「走佬」

今年以來，浙江溫州再次爆出數宗行業龍頭企業資金鏈斷裂或企業老闆「走佬」的消息，其中以今年5月底，曾榮獲中國百名傑出女企業家、溫州騰旭服飾有限公司董事長徐雲旭的「出走」影響最大。徐雲旭在溫州服裝界頗知名，曾被譽為溫州服裝業的一朵金花。她不足20歲便創辦了騰旭服飾，多年來從外貿服裝加工，逐漸轉向服飾的設計研發、品牌運作，並擁有進出口自營權，且「TENGXU」商標已在25個國家註冊。

據相關資料顯示，徐雲旭創辦的騰旭工業園區用地面積共75畝，固定資產3.2億元，年產值3.5億元。該公司有員工800多人，外貿服飾年產量2,000餘萬件。2013年該企業的納稅總額達931萬元，位列溫州區區納稅企業50強。

據知情人透露，徐雲旭在服裝業還非常具有前瞻性，由她主導創建的溫州服裝發展

大廈，成為溫州中小服裝企業發展的服裝平台，促進了溫州服裝產業的升級與突圍。同時，她建立了中國與意大利兩國政府的科技合作項目——中意紡織服裝聯合研發中心，推動了產、學、研之國際大合作，尤其為溫州中小服裝企業注入創新動力。幾年來，徐雲旭曾任中國紡織服裝商貿委員會副會長，並曾榮獲中國百名傑出女企業家等稱號。

投資房產失敗成爆煲導火線

據悉，今次徐雲旭的不辭而別，與涉嫌騙取2,000多萬元的國家出口退稅被立案調查有關。該消息人士還稱，徐雲旭鋌而走險的直接導火線是房地產項目的投資失敗，另外她主業服裝外貿的運營難度加大、總體利潤大幅削減亦是重要的原因。騰旭服飾目前仍在正常營運，但由徐雲旭「出走」所引發的員工人心不穩、互保團中企業及貸款銀行的負面效應正逐漸浮現。

杭州寧波企業受累寒流

實際上，與騰旭服飾一樣陷入困局的溫州服飾企

服裝廠呻「無肉食」

浙江三門縣騰飛服裝廠是一家專業生產衝鋒衣、工作服、皮膚衣等的企業，其產品主要遠銷東南亞、非洲等國家及地區，另有部分產品以「Mcgos」的自主品牌在內地銷售。

外貿不再旺 產量挫近六成

騰飛服裝廠總經理任傳軍指出，他們廠的外貿訂單曾經非常紅火，高峰期年產量高達50萬件，擁有員工200多人。但到去年底，他們的年產量已降至20萬件，產量下降近六成，員工也降至100多人。

任傳軍續說，除了產量下跌，更讓他們苦惱的是利潤銳減。「以前支付給工人的工資是每件3元（人民幣，下同），現在則需要每件支付5元。而且隨着網絡經濟在內地興起，令產品售價一減再減，最後（利潤）到達微乎其微的地步。」

進口棉紗工資續漲 難擴張

跟騰飛服裝廠相似，專業生產各種中高檔浴袍、浴巾等家紡系列產品的浙江百依家紡有限公司，其原產品主要銷往歐美、日本、澳洲等國，年出口額達1億美元（約7.8億港元）。但自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他們對上述國家的銷量逐漸下滑。與此同時，製造的成本卻逐年提升。

百依家紡女性工作人員表示，目前，進口棉紗價格不斷上漲，產品染色成本也不斷提高，而且還要面對員工工資漲價、人民幣匯率變化、融資成本上升等難題。現在企業也在積極開拓內地和新興國際市場，但是新市場的拓展難度很大，因為這些市場的人們很少有洗澡穿浴袍的習慣，只有一些健身房、酒店等會進行數量有限的採購。

二代接班人 燃點新希望

溫州服裝商會外貿分會秘書長吳一亨認為，近幾年來，隨着國際貿易形勢的惡化、製造成本增加及資金鏈問題等困擾，溫州乃至浙江的外貿服裝企業均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和影響，並出現了一些企業停產和倒閉。不過，受影響的只是局部，從溫州服裝外貿出口的情況來看，今年1月至5月同比增長6.74%，回暖的跡象已經浮現。

目前，浙江外貿服裝企業大致有三種：一是純加工型，這種企業沒什麼研發、設計能力，且加工材料均由客戶提供，主要依靠低價勞動力換取微薄利潤；二是以外貿為主的生產型企業，這種企業具備一定的設計能力，擁有相對穩定的廠房和工人隊伍，主要承接外國訂單，偶爾為內銷提供服務；三是總部經濟企業，這種企業不搞生產，主要從事產品研發、設計，擁有自身品牌，承接國際訂單。

現代理念加衝勁 利革新

在這三種企業中，第一種由於受到廠房、人員和管理等限制，目前在浙江已大量停產；第二種生產型企業則非常普遍，他們始終沒有形成獨有的核心競爭力，每日仍以滿負荷的營運賺取微薄利潤；第三種是最被看好的模式，不過受到知識、技術和市場的約束，前兩種企業過渡至第三

種企業並不容易。吳一亨表示，目前出現了一個很好的現象是，企業年輕一代正在崛起，他們正以現代的知識、理念和視野，對父輩留給他們的企業進行轉型升級。

5年前，溫州服裝商會外貿分會成立了一個青年俱樂部，用以促進企業新生代的交流，培育二代接班人。這個俱樂部成立之初僅管參與者不少，但真正願意接父輩企業的二代卻不多，不過在經歷了產業洗牌後，許多企業二代面對高利潤、快錢漸漸遠去的時代，卻又重燃對服裝行業的興趣。

可喜的是，相對於老一代企業家，新生代除了擁有良好外語、網絡等基礎外，還有父輩已逐漸消失的衝勁。相信通過新老商家的更替，帶動企業轉型升級，有助促使浙江服裝業邁入嶄新的發展時期。



■今年首5個月，浙江服裝及衣着附件出口僅增長1.1%。

行業翹楚錢荒「火燒連環船」

紹興柯橋區是「中國第一紡織重鎮」，浙江化纖行業翹楚賜富集團於今年5月被傳陷入資金鏈困局，目前銀行總債務超過45億元（人民幣，下同）。內地媒體報道稱，賜富集團除自身陷入資金鏈危機外，還累及互保鏈中的紹興茂盛化纖紡織印染有限公司、浙江遠東化纖集團、九花合纖及新中天等企業。

對外擴張過度 資金鏈受困

據資料顯示，浙江賜富集團是行業的知名企業，企業資產規模超過100億元，僅2011年利稅達11億元，集團曾晉身中國製造業企業500強，該公司董事長趙張夫也曾入選2008全球華商富豪500強。

據知情人表示，賜富集團的困局主因對外投資造成資金鏈困局，並不是債務問題；加上其主業又涉及薄膜、醫藥、房地產開發、石油、運輸等眾多行業，並向江蘇、廣東、河南、四川等省份擴張，攤子鋪得過大。不過，無可否認的是，在賜富集團資金鏈緊張背後，當地多家印染企業經營困難亦是不爭的事實。

據悉，浙江省內另一家蘇綸長絲行業的龍頭企業桐昆股份的業績同樣不樂觀，今年一季度，雖然實現營業收入55.32億元，同比增長35.36%，卻錄得虧損1.6694億元。絲綢之路控股集團董事長凌蘭芳指出，從生產一線的直覺，形勢不太樂觀，壓力不減反增。

浙江首5月服裝出口穩

據杭州海關統計，今年1月至5月，浙江省出口紡織服裝總額1,582.1億元（人民幣，下同），較上年同期增長4.9%；其中，出口服裝及衣着附件675.7億元，僅增長1.1%。今年5月份，浙江出口紡織服裝400.1億元，同比增長12.1%，走勢穩定；歐美仍是浙江服裝最大的出口市場。

浙江服裝企業遇「寒冬」

1. 今年5月，溫州外貿服裝龍頭企業騰旭服飾有限公司董事長徐雲旭「走佬」。
2. 今年5月，浙江化纖行業翹楚賜富集團被傳陷入資金鏈危局，且還累及互保鏈中的紹興茂盛化纖紡織印染有限公司、浙江遠東化纖集團、九花合纖及新中天等企業。
3. 今年6月，溫州市中院發布的拍賣公告顯示，曾與森馬等休閒服飾齊名的拜麗德集團所有、坐落於溫州市鹿城區炬光園的廠房被公開拍賣。
4. 近期，杭州蕭山區一家生產、銷售休閒服裝的外資獨資企業羅邦時裝有限公司傳出停產、倒閉的消息。
5. 據《寧波日報》7月10日報道稱，幾個月前，寧波某服飾有限公司因經營不善而倒閉。